

## 跑好下一段路

■ 刘子赫 北京 研究生

我今年24岁，是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的一名硕士研究生。我喜欢跑步，喜欢在跑步过程中克服一次次挑战。

2024年，我有幸参加学校的海外实习项目，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参加了一场20公里环城跑，并录制一段视频。之前，我在学校经常跑步，但最远也就10公里。这次环城跑的里程相当于“小半马”，对我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。

刚开始几公里，我跑得非常顺畅，跑步过程中还能一睹中世纪风格的城市风光；但到10公里时，我感觉状态和平时不一样了，脚步越来越沉重，再没有心思去拍摄了。过15公里，双腿都有点抽筋，几乎逼近体能的极限，一度有放弃的念头。但凭借坚强的信念，我知道完成比赛是什么样的，我还是坚持了下来。

跑过终点线的那一刻，我才明白，最重要的不是成绩好坏，也不是鲜花、掌声和奖牌，而是实现了新的突破。在终点的背景板前，许多参赛者和民众都对我竖起了大拇指，此刻我的成就感满满，也成为去年我最珍贵的回忆。

指，此刻我的成就感满满，也成为去年我最珍贵的回忆。

体育运动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。过去一年，我看到了巴黎奥运会上中国健儿的拼搏身影，感受到冰雪场地中普通群众的活力和激情，跑过几个5公里、10公里。我一直认为，无论男女老少、年龄几何，只要愿意走出家门参加运动，就能感受到沉浸感和满足感，整个人的精神状态也会变好。

再过几天，我将迎来25岁生日，开启一个新的人生阶段。常听说，人生也是一场马拉松。无论写论文、准备毕业还是找工作，都是马拉松的一个阶段，都需要一股跑马拉松的劲头，既要积极前行，也要脚踏实地。

新的一年，我期待能多参加几场半程马拉松比赛，争取完成一次“全马”；也希望能通过论文答辩，顺利毕业，找到一份心仪的工作。我将以一个好的状态开始新年，把2025这一段路跑好。

(本报记者 吕九海采访整理)



▲ 刘子赫



▲ 贺为渊

## 在运动和学习上实现进步

■ 贺为渊 贵州安龙 小学生

我今年7岁，是一名布依族的小学生，现在上一年级。我出生在一个美丽的地方——贵州安龙，这里四季如春，风景秀丽，有深厚的文化底蕴，还有浓郁的民族风情。妈妈常说，安龙有“三千年文化、三百年荷花、三十处美景”。而且安龙还有个名字叫“加油之城”，因为“加油”这个鼓舞人心的词语，正是发源于我的家乡呢！

我喜欢尝试新鲜事物，总是对身边的事物充满好奇。其中，我最喜欢的运动是篮球。课余时间，我经常参加篮球活动，在球场上交到了很多朋友。篮球不仅让我变得更强壮，还锻炼了我的反应能力和协调性。每次投中一球，我都特别开心，仿佛完成了一个挑战。

除了自己打球，我也喜欢看篮球比赛，许多优秀的篮球运动员都是我的偶像。无论是他们场上的刻苦训练，还是场上的专注和拼搏精神，都让我明白：无论运动还是生活，只有全力以赴，才有可能取得成功。这让我下定决心，在学习和

运动中都要像运动员一样，不怕困难，不断挑战自己。

去年，学校举办冬季运动会，我报名参加了跑步和拔河比赛。虽然过程很辛苦，但我和队友齐心协力，坚持完成了比赛。比赛结束后，身体有点累，但我内心很激动，我发现自己变得更勇敢了。

在学习方面，我对数学特别感兴趣，尤其喜欢做一些有趣的应用题。它们像一个个解谜游戏，需要开动脑筋去寻找答案。每次解出一道难题，就像投进一颗好球，总会给我一种特别的成就感。

新的一年，我给自己定了两个目标：第一个是刻苦练习篮球技术，不断提高自己的能力，争取像高年级的大哥哥们一样，代表学校参加比赛；第二个是更加努力学习，把功课学好，解出更多难题，逐渐进步，将来掌握更多知识，实现更大的梦想。无论是学习还是篮球，我都会坚持不懈地努力，因为我相信，只要拼尽全力，总有收到回报的那一天。

(本报记者 霍曼含采访整理)

# 2025 我的新期待

## 带动更多人参与志愿服务

■ 邢海明 河北石家庄 电工

我是石家庄市灵寿县人，1989年9月，我们村通了电，19岁的我就成了一名光荣的村电工。目前，我担任灵寿县供电公司寨头供电所南营服务站台区经理，同时也是服务站外勤班的工作人员。

太行山深处的木佛塔村一直是我的服务责任区。全村138户380人，分散居住在9个自然庄。村里大多是留守老人，山路出行不便。

背篓、工具包和摩托车就是我出行的“标配”。太行山上的荆棘遍地都是，编制的背篓特别结实耐用，我自己就会编。每次帮着老乡们往山下背核桃、蘑菇、山楂、柿饼、土鸡蛋等山货，从山下给大家带酱油醋、药品、米面油等生活用品，都得五六斤，背篓就成了我的好帮手。大家都说我是“货郎电工”“背篓电工”。30多年来，我靠一辆摩托，在山区跋涉近30万公里，用坏16个背篓。我也从青年变成了中年，脊背已不再挺直。

75岁的邢德全和老伴儿白喜妮俩人身子不大好，干不了重活儿。老两口有一儿一女，女儿出嫁了，儿子和我同岁，但不幸患病，丧失了劳动能力。老两口种着十几亩地，干不了的就喊我帮着干。作为土生土长的山里人，尽自己的能力帮助老人，我觉得这是应该的。时间长了，村里的老人们都说：“海明就像儿子一样，事事都替俺们考虑到了。”

忙单位的事儿，忙乡亲们的事儿，可家里的事儿却常常顾不上。经常吃着饭，别人一个电话，我撂下饭碗就给别人帮忙去了。在我的影响下，读大学的女儿也参加各种公益社团，尽自己的能力帮助有需要的人。

今年元旦这天，国家电网河北电力(灵寿)共产党员服务队“乡情背篓”特色精品服务项目启动，来自电网的7名青年职工在木佛塔村开展了第一次志愿服务活动。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志愿服务，我对新年有了新期待，希望未来背篓里装满更多乡情。新的一年，我会尽自己努力帮助老人，也希望更多年轻人能加入志愿者队伍。

(本报记者 张腾扬采访整理)



▲ 邢海明在帮村民换灯泡。



▲ 多雪英

## 村里有越来越多的游客

■ 多雪英 黑龙江齐齐哈尔 村委会主任

“架起大铁炉火正旺，库木勒节沸腾了家乡，宰白吼出喝彩的太阳……”站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梅里斯达斡尔族区哈拉新村村口，高亢奔放的“扎恩得勒”歌曲、欢快活泼的“哈克麦乐”舞蹈向游客展示着达斡尔族历史文化与民族风情，引得大家不禁一同起舞。

我叫多雪英，是村委会主任。24年间，我一直工作在有“中国达斡尔族第一村”美誉的哈拉新村，这里70%的村民都是达斡尔族，不仅是国家级特色民族村寨，还是4A级旅游景区。

近些年，我们通过打造达斡尔民族风情旅游廊道和嫩江生态旅游观光带，推出了周末游、民俗游、度假游等十大旅游产品，叫响了“卜奎故地·嫩水达乡”的旅游品牌。尤其是每年6月，在嫩江环抱、碧草连天、鲜花盛开的库木勒草原上，成千上万的游客来到这里参加达斡尔族传统节日——库木勒节，感受马背狂奔、野外露营、河畔垂钓等独特的达斡尔族风情。

除了民族节日，我们还打造了包括朝鲜族民居、现代农村民居、新中式民居和蒙古包等不同风格的12家民宿；创设了设有传统服饰、手工艺品等各种摊位的楚勒罕集市；推出了柳蒿芽鲫鱼汤、柳蒿芽炖排骨等具有达斡尔族特色的美食产品。

经过十多年的建设，我们村已经成为“民房变民宿、美景处处有、游客熙熙攘攘、歌舞乐悠悠”的“明星村”。全村三分之一的村民参与到了旅游产业发展中，在家门口就吃上了旅游饭。

要问我新的一年有啥期待，当然是希望达斡尔族能被越来越多的人认识，哈拉新村能有越来越多的游客。为此，我们借助冰雪旅游火热出圈的“东风”，打造具有我们民族特色的冰雪旅游项目，将“打火球”“肯古楞”（滑雪板）等达斡尔族传统项目融入景区旅游体验中。相信未来我们的旅游产业会越来越火，老百姓的日子会越来越红火！

(本报记者 郭晓龙采访整理)

## 城市更加整洁

■ 陈玫 甘肃渭源 环卫工人

临近春节，采购年货的人多了起来，路上的车也多了起来。作为一名环卫工人，看车水马龙、川流不息，我感到责任更大了。做好马路的清扫保洁工作，事关每一位市民的出行体验。

2005年，我成为一名环卫工人，最开始负责的就是马路清洁。20年里，因工作需要，我几乎转遍了县城里大大小小的街巷，从新手成长为小组长，我既有自己日常负责的一片区域，也带着清扫团一起扫。作为本地人，在家乡成为“城市美容师”是份机缘，看着市民的素质越来越高，大家还给予我认可和鼓励，我的心里暖暖的。

过去一年，我收获了新的机遇。县城的渭河生态廊道竣工交付，市民游客有了新的休闲美景地，一穿宽阔的灞陵桥东路也实现升级，组织派我来担任马路清洁组组长，和新加入的13名环卫工人同事组成新队伍。来到这里，我第一件事就是教大家扎扫把。

事虽小，但重要。“扫得快不如扎得好。”这是老前辈教给我的话，我又传递给新同事们。扎不扎

得好一个扫把，决定着能不能干好环卫工作。如何挑选扫把柄和竹子、如何用手钳和铁丝固定、如何系上充足的塑料条……一项一项，新同事们听得认真、学得快、练得勤，截至目前，我已经向100多名新同事传授过技巧。

现在，我们每天早上4点半就起床，在马路上一边清扫，一边迎接初升的太阳。除了早上固定的清扫，我们还全天值守，做好垃圾清理、日常保洁。作为本区域的小组长，我每天还会进行督查。令我欣慰的是，同事们的环卫工作质量越来越高，技巧也更成熟。雪天，我们拿着雪铲全员出动；雨天，我们紧盯易积水路面，确保排水通畅……在我们负责全长3000多米、面积超过8万平方米的保洁区域里，干干净净是常态，也是标准。

看重工作中的每个细节，主动提升环卫工作能力，这是我以前坚持的想法和做法，更是我今后不断努力的方面。新的一年，我希望更多朋友都从自身做起，一起守护清洁卫生的环境，让城市更加整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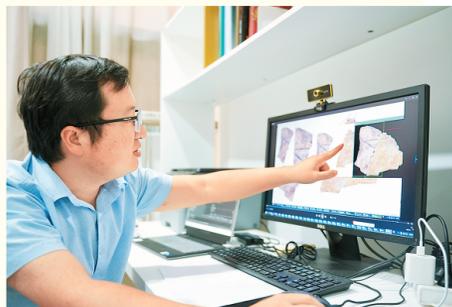
(本报记者 宋朝军采访整理)



扫码观看视频



▲ 陈玫  
本报记者 宋朝军摄



▲ 张展  
本报记者 张文豪摄

## 传承好殷墟甲骨文

■ 张展 河南安阳 考古工作者

我的爱好是拼图，我的工作也是拼图，不过我拼接的是3000多年前的文明碎片——甲骨。借助人工智能技术，综合残缺的甲骨片，这份工作听起来很有趣，其实做起来不简单。

2024年是甲骨文发现125周年，也是我来甲骨文故乡河南安阳、应聘到安阳师范学院甲骨文信息处理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的第五年。这一年，我所在的甲骨文传承研究创新团队荣获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，和同事综合出的甲骨也超100组，助力殷墟甲骨文文字传承工作。

和甲骨文结缘，我算是有点“跨界”。我博士期间的研究方向是数字图像处理与计算机视觉技术，跟3000年前深奥的甲骨文不沾边。2019年临近毕业时，我拿到了一部分甲骨文图像数据，开始研发第一版甲骨缀合程序。当年恰逢甲骨文发现120周年，我借助程序发现了一组可以缀合的甲骨碎片，当时兴奋极了。后来被告知，这组甲骨早已被前辈人工缀合过。虽然我一度非常沮丧，但也客观证明了借助人工智能缀

合甲骨的有效性。

2024年殷墟博物馆新馆开馆，里面新展出了许多成版甲骨。其实，它们出土时并不完整，后期通过前辈大量的“拼接”。从甲骨文发现至今，大约存有16万甲骨碎片，许多还流落在国外。只有把更多的碎片“拼接”起来，才能更好地破译甲骨文。但从数以万计的甲骨碎片中，寻找并拼出完整的一块，并不是件容易的事。做甲骨文拼图有点像大海捞针，比如多个完整的甲骨碎成多个碎片，这属于多目标拼接，然后是图像边缘等距离拼接、图像的纹理拼接、图像中这些残词残句的拼接，我们需要开发1个软件，同时解决这4个问题。经过反复尝试，接受无数挫折，我们在去年实现了甲骨碎片图像的小批量缀合。

新的一年，殷墟甲骨的文字传承工作并未停歇。今年6月，实验室将组团到法国进行甲骨实物高保真数据采集，我希望能与进来，和同事一起研发出甲骨文碎片较大规模缀合的程序，建立更全面和规范的甲骨文字形库和语料库。

(本报记者 张文豪采访整理)